

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

李宇明

提要 本文讨论动词重叠和动词带数量补语两类现象的同异。事实表明它们在共时平面内已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范畴内部是非匀质的, 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 范畴之间不是闭断的, 两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存在由实到虚的连续性序列。这一序列是“动·数·量”结构的历时发展在共时平面中的积淀, 与“动·数·量”结构语法化的进程存在着大体上的对应性, 这种对应性为通过内部比较的共时研究来构拟历时发展提供了根据。因此, 语法研究应当是离散性观念和连续性观念的结合、共时性观念和历时性观念的结合。

关于动词重叠, 人们常提到的格式主要有四种:

- I) Vv 式。如: 看看; 笑笑。
- II) V—v 式。如: 看一看; 笑一笑。
- III) V了v 式。如: 看了看; 笑了笑。
- IV) V了一v式。如: 看了一眼; 笑了一笑。¹

这四种格式, 哪些是动词重叠式哪些不是, 常有各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 a) 完全否认动词重叠式的存在, 认为它们全都是“动·(数·)量”组合;
- b) 认为它们全都是动词重叠式;
- c) 只把前一种、前三种或前三种中的某两种看作动词重叠式。

这些分歧意见的产生, 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现象的存在有直接关系。动词重叠式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现象, 在历史来源上有关系, 在共时的句法表现上有纠葛。一方面, 人们对这两种现象的语法特征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 也与看待语法问题的视点有关。当把视点聚焦在动词重叠式的历史源头上时, 或是把视点聚焦在动词重叠式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不同句法特征上时, 便会产生 a) 类意见; 当把视点聚焦在动词重叠式的历时发展的今流上, 而看重动词重叠式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不同句法特征时, 便会产生 b) 类意见; 如果把历时和共时综合考虑, 并且一定要在动词重叠式和动词带数量补语两种现象中间切上一刀时, 便会产生 c) 类意见。

本文目的是, 通过考察动词带数量补语和 I) — IV) 四种动词重叠式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类现象内部的差异性, 试图勾勒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连续性序列; 然后再简单比较这种共时的连续性序列与其语法化进程的关系。本文虽不直接对关于处理动词重叠的三类意见进行评价, 但这些讨论无疑对动词重叠式的确定有启发意义。

一、“动·数·量”结构的特征

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结构(记作VQ), 因数词的实虚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为方便起见, 把数词实用的称为VQa, 数词虚用的称为VQb。

§ 1.1 数词实用的“动·数·量”结构

VQa 的特征很多，出于讨论动词重叠和“动·数·量”结构关系的目的，本文只考察它的一部分特征。

特征 I 动词的宾语可以插入动词和数量结构之间²。例如：“去过北京三次、看了那家伙几眼、打了老曹一顿、等了您三四天”等。“北京”是处所宾语，“那家伙、老曹”是名词性的指人宾语，“您”是代词性的指人宾语。

特征 II 动词可以带粘着性的结果、趋向等补语。例如：“砍伤了人家好几回、惹恼过他两三遭、嗓子喊哑过两次、放进去四五天了”等。“伤、恼、哑”是结果补语，“进去”是趋向补语。它们都不须用“得”与动词连接，是粘着性的补语。

特征 III 动词可以带时态助词“了”和“过”。例见上。

特征 IV 可以出现在“重动”(Verb Copy)结构³中。例如：“去上海去了三趟、发钱发过四次、考研究生考了好几回、住院住了一个多星期”等。

特征 V 数词可以是所有的基数词，其中包括概数词语和“多”、“许多”、“两”等。当数词是“几”、“多”时，其前还可以出现“好”等修饰成分。例见上。

特征 VI 量词可以是专用的，也可以是借用的；可以表示动量，也可以表示时量，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

特征 VII 数量结构可以有重音。

§ 1.2 数词虚用的“动·数·量”结构

就上述 VQa 的七种特征而言，VQb 有许多不同的表现。VQb 还具有特征 I、II、III，例如：

特征 I 来学校一下 吓唬他一下 喊小张一声 等客人一会儿⁴

特征 II 放进去一下 拾起来一会儿

特征 III 批评了一下 折腾了一会儿

但是，这三种特征在范围上都有较明显的紧缩。插入 VQb 中的宾语的长度，要求更短一些；结果补语和时态助词“过”不大能插入其中。VQb 不再具有特征 IV 和 VII，即不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数量结构也不能有重音。例如：

去上海去了一次 考研究生考了一回

这些例子中的数词“一”都是实用的，都需重读，因此“去了一次、考了一回”都不是 VQb，而是 VQa。此外，特征 V 和 VI 在 VQb 中也严重紧缩。VQb 中的数词限于“一”；表动量的量词主要用“一下”，表时量的量词主要用“一会儿”，其他量词较少使用。

§ 1.3 虚用数词的省略

数量结构的数词是“一”时，“一”往往可以省略。人们常提到的省略条件是：a) 当数量结构前有“这”、“那”、“哪”等词语时，例如：

这一把刀我切肉～这把刀我切肉

那一个人真厉害～那个人真厉害

哪一本书是你的？～哪本书是你的？

b) 当数量结构处于宾语位置且充当宾语的成分以数词开头时，例如：

来了一位朋友～来了位朋友

买一幅羽毛球拍～买幅羽毛球拍

修一条高速公路～修条高速公路

但是, 这些省略条件都不适应数量结构充当补语的情况。数量结构充当补语时“一”省略的前提条件是: “一”必须是虚用的。下面例子中的“一”都不能省略:

看了一遍~*看了遍 批评了一次~*批评了次

走了一遭~*走了遭 学了一年~*学了年

因为其中的数词都是实用的。

数词省略所形成的“动·量”结构(记作VQc), 同VQb比较, 量词要求更紧地靠近动词。例如:

a) 打他们一下儿 打孩子一下儿 审问他们一会儿 审问小偷一会儿

b) ?打他们下儿 *打孩子下儿 ?审问他们会儿 *审问小偷会儿

c) 打他下儿(怕什么?) 审问他会儿(他就会招供。)

a)行都成立, 这些结构中的宾语是双音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 “一”是虚用的。b)行中, 宾语为指人名词的都不成立(*打孩子下儿、*审问小偷会儿); 即使宾语为双音人称代词的(?打他们下儿、?审问他们会儿), 也不如c)行中宾语为单音人称代词的(打他下儿、审问他会儿)接受度高。这说明能插入VQc之间的动词宾语多是单音节人称代词。

VQc中的量词也受到了比VQb更多的限制。当动词的宾语插在VQc之间时, 或VQc的后边不出现宾语时, 量词只能是“下儿”和“会儿”, 而且必须儿化; 当VQc之后有宾语时, “趟、回、阵、顿”等一些特殊的量词才能使用。例如:

a) 去趟广州 住回医院 下阵暴雨 挨顿批评⁵

“趟、回、阵、顿”等量词,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像名量词那样加上“一”做后面名词的定语, 例如:

b) 一趟广州(也没去过) 一回医院(也不愿意住)

一阵暴雨(下过, 凉快多了) 一顿批评(也没挨过)

这类量词在a)这样的“动·量·宾”结构中出现, 很可能是受了一般名量结构的影响, 因为“动·量·宾”是名量较常出现的结构。比较:

c) 盖座大楼 修条公路 说段故事 打场篮球 订张机票

当然, a)和c)只是表面词序相同, 结构关系并不一样。a)中的量词仍是动词的补语, 不是直接修饰其后名词的定语; c)中的量词是其后名词的定语, 而不是其前动词的补语。

二、“(动·)数·量”结构的虚化等级及其连续性

数量的虚实用法和数词的省略与否, 反映着共时系统中“(动·)数·量”结构的虚实程度。从实到虚的不同虚实程度, 构成了“(动·)数·量”结构的不同的虚化等级。但是, 这些不同的虚化等级之间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模糊性, 这种关联性和模糊性又赋予“(动·)数·量”结构各虚化等级之间以连续性。

§ 2.1 “动·数·量”结构的虚化等级

VQa最能表现动词带数量补语结构的典型特征。它同VQb、VQc之间的一系列差异, 反映了“动·数·量”结构由典型到不典型、Q由实到虚的三个虚化等级。Q虚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a) 动词与数量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在 VQa 中, V 与 Q 之间可以插入类型较多、音节较长的动词宾语, 可以插入动词的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到了 VQb, V 与 Q 之间能插入的动词宾语, 以音节较短的指人宾语为常见, 且不能插入动词的结果补语。到了 VQc, V 和 Q 之间不仅不能插入动词的补语, 而且能插入的动词宾语也已主要是单音节的人称代词了。动词与数量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 表明 Q 对动词的依附性渐次增强, 独立性逐渐变弱。

b) 时态助词的变化。在 VQa 中, V 与 Q 之间可以插入时态助词“过”和“了”, 说明它还具有经历、完成等时态。到 VQb 和 VQc, V 与 Q 之间只能插入“了”, 不能插入“过”, 表明 VQb 和 VQc 已不能有经历态。

c) 使用数词和量词的范围逐渐收缩。在 VQa 中, 数词从理论上说可以是任意基数词, 而且数词还可以带“好”等修饰语; 各种量词也都可以使用。到 VQb, 数词限于虚用的“一”, 量词以“下儿”和“会儿”为主。到 VQc, 不仅量词更倾向于用“下儿”和“会儿”, 而且虚用的数词“一”也被省去。

d) Q 由可重读到不能重读。在 VQa 中, Q 可以有重音; 重读的语言成分是新信息或信息焦点之所在, 这说明 Q 可以成为表达的新信息或信息焦点。到 VQb 和 VQc, Q 不能重读, 说明这两种结构中的 Q 已不能成为语义表达的焦点, 逐渐变为动词的附加性成分, 向着专职表达“量”这种特殊的语法意义的方向发展。其他结构中的量词并不必须儿化, 而 VQc 中的量词必须儿化, 说明虚化程度加深。VQb 和 VQc 中 Q 作用领域的转移, 带来了一系列的句法变化, 不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就是这些变化的一个具体例子。

如上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是互有联系的共生现象, 从不同侧面共同反映了“(动)数·量”结构的虚化进程。

§ 2.2 虚化等级之间的连续性

“(动)数·量”结构的实与虚, 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不同的虚化等级之间具有一些中间现象, 因此也使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VQa 也不是匀质的, VQa 内部也因数量结构的不同而有虚实程度的差异。首先, 当数词是“两”、“几”、“多”、“许多”、“好多”、“好几”和概数词时, 由于这些数词的词汇意义比明确计数的基数词模糊, 所以, 由这些数词构成的 Q, 其意义就有了一定的模糊性。

其次, 不同的量词在计量上也有明确与模糊之别。有些量词, 例如表示时量的“天”、“星期”、“世纪”等, 表示动量的“趟”、“次”、“回”、“遍”等, 要相对明确些: 从日出到日落为一天(或者 24 小时为一天), 七天为一个星期, 100 年为一个世纪; 一去一回为一趟, 从头至尾为一遍, 等等。而有些量词, 如“通”、“番”、“阵”、“气”、“眼”等, 则相对模糊些, 难以明确说明动作持续多长时间为一通、一番、一阵、一气; “眼”是借用的动量词, “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虚化的说法, 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只用一只眼睛看。有些量词, 在与某些动词相配时计量较明确, 在与另一些动词相配时计量较模糊。例如:

- a) 喝了一口气 演了一场 吃了一顿
b) 乱说一口气 病了一场 批评了一顿

a)中的“气、场、顿”要比b)中的“气、场、顿”计量稍明确些。于此可见,量词计量的明确与模糊,不仅与量词的语义有关,而且也与量词的句法组合有关。

计数和计量的模糊性必然会使Q的意义变虚。特别是一些表量较虚的量词,一般情况下只同数词“一”结合,例如:

议论一通~*议论三通 调查一番~*调查五番

瞟了一眼~瞟了两眼~瞟了几眼~*瞟了三眼

“通、番”只能同“一”组合,“眼”只能同“一、两、几”等表义较虚的数词组合,不能同“三”等实实在在的数词组合。这就使得VQ结构的虚实划分,特别是“(动)一·量”虚实的划分,呈现一定的模糊性。

VQb和VQc之间也存在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现象。前面所举的“去趟广州、住回医院、下阵暴雨、挨顿批评”等例子中的“趟、回、阵、顿”虽然可以省略“一”,但是,比起“批评他下儿、折腾他会儿”中的“下儿、会儿”,意义还是要实在一些。而且,一些意义较虚的Q,“一”并不能省略。例如:

研究了一番~*研究了番 争论了一通~*争论了通 热闹了一阵~*热闹了阵

对骂了一场~*对骂了场 胡诌一气~*胡诌气

以上这些讨论说明,VQ不仅可以依照虚实的程度划分为“VQa→VQb→VQc”三个有明显差异的等级,而且在这些等级之中和这些等级之间也还有一些模糊地带,有各种不同的中间现象存在。等级的划分使用的是离散性观念,而这些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情况表明,“VQa→VQb→VQc”又是连续性的虚实序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连续统”(Continuum)。

三、动词重叠的特征及其语法化进程

§ 3.1 四种动词重叠式的同异

本文开头所列的I)–IV)四种动词重叠现象有共同的特点,也有一些差异。概括说这些同异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a)动词重叠式之间不能插进动词的宾语。例如:

*骗他骗 *考你考 *看了他看 *救我救

范方莲(1964)和李人鉴(1964)曾经指出鲁迅、欧阳山、臧伯平等人的作品中有宾语插在重叠式之间的个别用例:

1)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鲁迅)

2)你能不能让我也考你一考?(欧阳山)

3)…仔细看了他一看。(欧阳山)

4)就前边那两个人救我一救。(臧伯平)

这些例子的特点是:动词都是单音节;重叠方式为“V—v”或“V了一v”式;插入的都是单音节代词。仔细品味这些例子,会感到它们带有近代汉语或某些方言的意味,已非现代汉语的正常用例。

b)动词重叠式一般不能与“过”、“起来”、“下去”和“曾经”、“已经”、“正在”、“即将”等表示“体”的语言成分共现。动词重叠式中出现的“了”是已然标志,“一”是未然的标志,⁶“V了一v”的意义与“V了v”同。

c) “Vv”和“V了v”中的V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V—v”和“V了一v”中的V必须是单音节动词。例如：

问问 问了问 问一问 问了一问
研究研究 研究了研究 *研究—研究 *研究了一研究⁷

d) 重叠式中的“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换成其他数词。例如范方莲（1964）和李人鉴（1964）所举的例子：

- 1) 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鲁迅）
- 2) 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老舍）
- 3) 牛站了好几站才立定。（孙犁）
- 4) 缝一针，看三看。（方纪）
- 5) 何守仁的脸色变了三变…。（欧阳山）
- 6) 踏一步看了三四看。（叶圣陶）
- 7) 把眼皮往上忽嗒忽嗒的翻了两三翻。（陈士和）

这些例子中的数词，多数是“两、几、好几、三四、两三”等意义较虚的，即使是4)5)两例中的数词“三”意义也不是实数“三”。而且以“V了数v”格式为最常见，只有少数是“V数v”格式。

从c)d两项特点看，“Vv”和“V了v”句法特点比较接近，是典型的动词重叠现象。“V—v”和“V了一v”句法特点比较接近，但已带有些许VQ的特点。“V了数v”和“V数v”这两种数词不是“一”的格式，已经非常接近动词带数量补语的VQa，似乎已不应划归在一般的动词重叠式中。根据以上讨论，可以把动词重叠划分为三个等级：

V了数v/V数v	→	V—v/V了一v	→	Vv/V了v
1		2		3

§ 3.2 动词重叠式与“动·数·量”结构的比较

人们对动词重叠式资格的认识分歧，主要是由“V—v”和“V了一v”引起的。因此，有必要把动词重叠式与“动·数·量”结构进行比较。

a) 动词重叠的结构比VQ更紧。三种VQ中都能插入动词的宾语，虽然能插入动词宾语的范围有大有小；但动词的宾语一般不允许插入重叠式的动词中间。而且，VQa中可以插入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VQb只能插入趋向补语；动词重叠式不仅在中间不能插入任何补语，而且其后也较难携带补语⁸。例如：

*吃吃完 *吃完吃 *吃吃一顿 *吃一顿吃

偶然也可见到下类的例子⁹：

- 1) 哪怕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撞上一撞。（阳翰笙）
- 2) 这还经得住大风旋上几旋，大江摇上几摇？（刘白羽）
- 3) 只要在这小屋里坐上一坐，汗水便会立刻被吹干了。（董均伦、江源）
- 4) 除此之外，他只在门口走上一走。（雷加）

“上”是衬音性的，不是趋向补语。“V上一v”有小夸张意味，带有戏曲语言的色彩。这些结构中的“上”换作衬音性的“他”或“它”，功能没有什么变化：

- 1') 哪怕那儿就是龙潭虎穴, 我也得去撞他一撞。
2') 这还经得住大风旋它几旋, 大江摇它几摇?
3') 只要在这小屋里坐它一坐, 汗水便会立刻被吹干了。
4') 除此之外, 他只在门口走它一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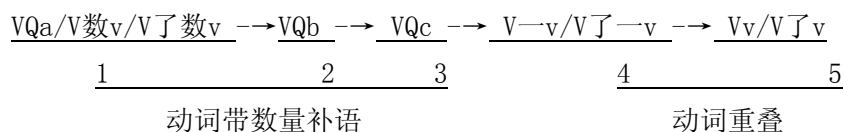
b) 动词重叠式的时间特征有了较大变化。上面曾经指出, 在 VQa 中, V 与 Q 之间可以插入时态助词“过”和“了”, 说明它还具有经历、完成等时态。到 VQb 和 VQc, V 与 Q 之间只能插入“了”, 不能插入“过”, 表明 VQb 和 VQc 已不能有经历态。但是, VQ 都还可以同“曾经”、“已经”、“将要”等表示“体”的时间副词共现, 而动词重叠式不仅不能与“过”共现, 而且也不能与“曾经”、“已经”、“将要”等时间状语共现。例如:

VQa	VQb	VQc	动词重叠式
已经商量了好大会儿	已经商量了一会儿	已经商量了会儿	*已经商量了商量
曾经议论过几次	曾经议论了一下儿	曾经议论了会儿	*曾经议论了议论
将要研究几回	将要研究一下	?将要研究下儿	?将要研究研究

这种情况表明, 动词重叠与VQ的时态体系已有较大不同。李宇明(1996b)曾经指出:“陈平(1988)用时相(phase)、时制(tense)和时态(aspect)的三元结构来描述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在论述时态结构时指出, 因着眼点不同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时态系统: A) 经历、完成、进行、开始、继续等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终止点划分出的时态系统; B) 已然和未然是着眼于动作行为的起始点划分出的时态系统。……动词重叠式排斥A)类时态系统, 也可能是因为它使用的是B)类时态系统的着眼点。”如果这一论述是正确的话, 那么可以说, 动词重叠式使用的是不同于VQ的时态体系, VQ使用的是A)类时态体系, 动词重叠式使用的是B)类时态体系。而且, 动词重叠式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表示“惯常、尝试”等语法意义¹⁰, 这也是VQ结构所不具有的。

从上节和本节的讨论看: 动词重叠式与VQ已有质的不同, 动词重叠式的结构更紧, 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时态体系, 还表示一些特殊的语法意义。它们已经是不同的语法范畴。VQ的典型形式是VQa¹¹, 但VQb和VQc仍属于VQ范畴。Vv和V了v是动词重叠式的典型形式, 但V一v和V了一v仍是两种动词重叠格式, 看来, 文章开头所说的b)类意见较为可取。

如果把VQ和动词重叠的所有现象放在“动量的虚实程度”这一个维度上来综合考察的话, 那么, 从典型的VQ到典型的动词重叠式, 可以分为如下五个具有连续性的等级:



动词带数量补语是动词的外附表量方式, 动词重叠式是动词的内蕴表量方式, 上图也表现了从外附表量方式到内蕴表量方式的连续性的序列。

§ 3.3 动词重叠的语法化进程

表示时间短、动量小的动词重叠式，大约起源于宋代，因为在北宋时的《景德传灯录》和南宋时的《朱子语类》中已可见到。范方莲（1964）曾对动词重叠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从她的考察中可以看到：

a) 动词重叠的 Vv 式和 V 了 v 式，来自于 V—v（包括“V 了一 v”和“V—v 了”两式）中“一”的省略；

b) 在近代汉语中，动词重叠属于动词带数量补语的一种特殊形式。

刘坚（1992）在讨论反映明代前期汉语北方话语言面貌的《训世评话》时也指出：“《训世评话》里没有 AA 型的动词重叠式，A—A 型则多次出现。”《训世评话》为动词重叠式来源于 V—v 提供了新的证据。

从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动词重叠式由以外加的词汇形式“—v”来表达动词的动量和时量，逐渐演变为以内蕴的方式来表达动量和时量。这种变化是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一种表现。李宇明（1996b）提出了“源形式”和“虚化形式”两个概念：源形式指语法化进程的初始的语言形式，虚化形式指源形式之后语法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形式。就范方莲（1964）所提供的语言材料看，作为源形式的 V—v，一开始就处在 VQb 的水平上，亦即数词基本上是虚用的。看几个例子：

- 1) 你的长指甲馈我掏一掏。（朴通事谚解，272）¹²
- 2) 我与大嫂也去赏玩一赏玩。（元曲选一，235）
- 3) 且戏言吓他一吓。（京本通俗小说，78）
- 4) 请老相公劝一劝姑姑罢。（元曲选四，1454）

这些例子中的“一”都是虚用的，“掏一掏”不是“只掏那么一下”，“赏玩一赏玩、吓他一吓、劝一劝”也不表达“赏玩、吓、劝”的具体的动量和时量。因此，这些动词重叠的源形式是 VQb 而不是 VQa。

后来，源形式 V—v 向“实化”和“虚化”两个方向发展。源形式受动词带数量补语的数词实用的类化影响，出现了数词非“一”的现象，但用例很少¹³。如范方莲（1964）列举的一些例子：

- 5) 那罗刹又煽两煽，果然不动。（西游记，683）
- 6) 我直拜你一百拜。（元曲选二，660）
- 7) 那鸡在地下一连跳了四跳，重复从地跳起，…却好共是五跳。（古今小说，580）
- 8) 把鱼接在手内，拿刀刮了三四刮。（儒林外史，266）

这些例子中的“动·数·动”显然是处于 VQa 的水平。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了语法结构发展的虚化的方向，而忽视了它还可能因相关现象的影响而出现“逆语法化”的实化的发展方向。

源形式 V—v 发展的另一方向，是省略“一”虚化为 VQc，形成 Vv 式。在 § 2.1 的讨论中我们已指出，VQb 和 VQc 中的 Q 不能重读，已不能成为语义表达的焦点，逐渐变为动词的附加性成分，向着专职表达“量”这种特殊的语法意义的方向发展。Vv 在这一方向上又向前推进，最终完成了 Q 作用领域的转移，成为专职表“量”的一种语法手段，与动词带数量补语发生了本质性的差异。Vv（V 了 v）式脱离动词带数量补语的范畴而虚化为一个新的语法范畴，其转折的时间和细节我们还不清楚，但这一

范畴转移现象发生在近代汉语阶段大约不错。V_v (V 了 v) 虚化为一个新的语法范畴, 也带动 V - v 和 V 了一 v 发展到今天它们所处的虚化水平。虽然现代汉语中还有 § 3.1 例 1)~7) 和 § 3.2 例 1)~4) 等现象的存在, 但已是历史的遗迹了。

“动·数·量”格式在语法史上也在不断的语法化, 从 VQ_a 到 V_v/V 了 v 的五个等级, 其实反映了“动·数·量”格式由源形式 VQ_a 开始的语法化进程和这一进程的各阶段。就 VQ 而言, 这一语法化进程到 VQ_c 时便停滞了下来, 其进一步语法化的任务由动词重叠式承担了起来。动词重叠式之所以可以完成“动·数·量”格式进一步语法化的任务, 大约同它借用与 V 同形的 v 作量词这一特殊的表达手段有关。而 VQ_c 没有继续向虚化的方向发展, 与动词重叠式的“捷足先登”应该是有关联的, 一些方言的情况可为此说佐证。据刘丹青(1996)的研究, 在我国东南部的一些方言中没有动词重叠式, 相当于普通话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功能是由“动+一下”之类的形式来表达的, 而且这种用法的“一下”之类, 大都出现了语音上的合音形式或脱离形式, 标志着它的进一步虚化。

除逆语法化的特殊发展之外, 语法化的进程基本上是符合由实到虚的逻辑事理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语法化进程的各阶段往往可以共存在一个共时的系统中, 虽然其间可能有强式或弱式、常用或不常用的差异。因此, 一些语法现象往往可以因其功能的不同而排出一个共时的逻辑序列, 而这一共时的逻辑序列与该现象的语法化进程便存在着有机的对应性。李宇明(1995)在讨论能受“很”修饰的“有 X”结构时曾指出, 共时的逻辑序列可能反映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路线, 隐含着发生学上的序列, 并进一步指出, 逻辑序列和发生学序列的对应性, 将会向我们展示通过内部比较的共时研究来构拟历时发展的可能性。本文关于“动·数·量”格式语法化的讨论, 特别是动词重叠式的语法化的讨论, 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四、结语

1、动词带数量补语的结构, 根据数量的实用、虚用和数词的有无可分为 VQ_a、VQ_b、VQ_c 三个等级。数量实用的 VQ_a 是典型形式, V、Q 之间可以插入宾语、补语和“了”、“过”等时态成分; 可以出现在重动结构中; Q 可以有重音, 对数词和量词没有多少限制。数量虚用的 VQ_b, V、Q 之间不能插入结果补语和时态助词“过”, 并要求插入其间的宾语的 length 要短; 不能出现在重动结构中, Q 不能有重音; 数词限于“一”; 动量主要用“一下”, 时量主要用“一会儿”。数词省略的 VQ_c, 能插入 V、Q 之间的宾语多是单音节的人称代词; 当宾语插在 V、Q 之间时, 或 VQ 结构之后不出现宾语时, 量词只能是儿化的“下儿”和“会儿”; 其他情况同 VQ_b。从 VQ_a 到 VQ_c, 对插入 V、Q 之间的成分要求越来越严, 越来越少, Q 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 对动词的依附性越来越强。

2、动词重叠有“V_v”、“V 了 v”、“V - v”、“V 了一 v”、“V 了数 v”、“V 数 v”六种形式。“V_v/V 了 v”是典型的动词重叠式, V、v 之间不能插进宾语, 不能与补语和“了”之外的表“体”成分共现。“V - v/V 了一 v”中的动词必须是单音节的, 但 V、v 之间有时可插入衬音成分“上/他/它”等, 有时也可插入较短的宾语。至于数词不是“一”的“V 了数 v/V 数 v”, 其语法特征与 VQ_a 接近, 不能再看作动词的重叠式。

3、动词带数量补语用外附数量词语的方式表达动作量（包括动量和时量），动词重叠式用内蕴的方式表达动量，其结构更紧，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时态体系，能表达一些特殊的语法意义。这两种量表达方式属于不同的语法范畴，但这两个语法范畴之间存在着关联，两者典型现象之间有一个由实到虚的连续性序列。从历时上看，这一序列反映了“动·数·量”结构语法化的进程，是语法化进程中的各阶段在共时的积淀，因此，有可能通过内部比较的共时研究来构拟历时的发展。

4、本文所揭示的现象使我们相信：任何一个语法范畴都是非匀质的，有些语法现象具有该范畴的典型特征，有些语法现象则不具备该范畴的典型特征，而有些语法现象则可能处在该范畴的边沿地带。从典型现象到不典型现象再到边沿现象，往往形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序列。同时，相关的甲、乙语法范畴虽然都有自己的典型现象来作为各自可以成为独立的语法范畴的支撑，但是这两个范畴之间往往不存在可以一刀断开的边界，从甲范畴的典型现象到乙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存在着若干中间现象。这些中间现象，有的带有较多的甲范畴的语法特征，有的带有较多的乙范畴的语法特征，从而在甲乙两范畴的典型现象之间形成一个既连绵不断又有等级差别的过渡带，从甲范畴的典型现象经由若干等级的中间现象到乙范畴的典型现象，也形成一个甲范畴特征逐渐减弱、乙范畴的特征渐次增强的连续性序列。而且这一序列往往可从语言的历时发展中获得一些解释。这种看法反映了语法研究的连续性观念和离散性观念的结合、共时性观念和历时性观念的结合。

参考文献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2期。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6期。
- 储泽祥 1994 交融中的VVA叠动结构式，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
- 戴耀晶 1993 现代汉语短时体的语义分析，《语文研究》2期。
- 范方莲 1964 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4期。
- 方梅 1993 宾语与动量词语的次序问题，《中国语文》1期。
- 贾颖 1985 关于时量补语的另外两种格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期。
- 李人鉴 1964 关于动词重叠，《中国语文》4期。
- 李如龙 1996 前言，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
- 李珊 1993 双音动词重叠式ABAB功能初探，《语文研究》3期。
- 李宇明 1995 能受“很”修饰的“有X”结构，《云梦学刊》1期。
 1996a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1期。
 1996b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第九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哈尔滨）论文。
- 李兴亚 1980 宾语和数量补语的次序，《中国语文》3期。
- 刘丹青 1996 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载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
- 刘坚 1992 《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4期。
- 刘月华 1983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1期。
- 马庆株 1984 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语言学论丛》13辑，商务印书馆。
- 秦礼君 1985 关于“动+宾+动重+补”的结构形式，《语言研究》2期。

- 邵敬敏 1996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 《中国语文》2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 《中国语文》5期。
- 石毓智 1992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 台湾学生书局。
- 孙朝奋 1988 汉语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 载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
-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还 1963 动词重叠, 《中国语文》1期。
- 项开喜 1996 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 第九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哈尔滨)论文。
- 萧国政 李 汛 1988 试论V—V和VV的差异,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6期。
- 相原茂 1984 数量补语“一下”(沙野译), 《汉语学习》4期。
- 邢福义 1996 汉语语法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伯江 方 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双庆等 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郑良伟 1988 台湾话动词重叠式的语义和语法特点, 《中国语文》6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附注

¹格式中的小写v表示重叠的动词。此外,有人把“V着V着”“V来V去”等也看作动词重叠的格式。它们是不是动词重叠式,值得作深入考察。但本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些现象。

²动词的宾语插入在动词和数量结构之间是有条件的,详见方梅(1993)的研究以及该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

³关于重动结构的有关情况,可参看秦礼君(1985)和项开喜(1996)。

⁴行文中带“儿”的量词,表示该量词是必须儿化的;不带“儿”的是不能儿化或可儿化可不儿化的。

⁵借用量词“声”的情况有些特殊。例如“喊声姐姐”有两个意思:a)喊一声“姐姐”,b)喊一下姐姐。a)中的“声”是“姐姐”的定语;可以变换为“一声姐姐也不喊”;b)中的“声”是“喊”的补语。作为b)意的“喊声姐姐”的“声”的这种用法,很可能是由a)意的“声”的用法类推过来的。

⁶详见李宇明(1996b)的有关论述。

⁷范方莲(1994)曾经发现柔石等人的作品中有“微笑一微笑”、“冥想了一冥想”、“端正了一端正”之类的例子。这些例子不符合今天的现代汉语规范。刘坚(1992)认为:“AB—AB型的动词重叠式见于明代后期的白话文学作品,使用时间不长就消失了。”

⁸当前,动词重叠带补语的这种方言现象正在进入普通话。请参见储泽祥(1994)。

⁹例1)2)转引自范方莲(1964),例3)4)转引自李人鉴(1964)。

¹⁰关于动词重叠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详见李宇明(1996a)的论述。

¹¹准确地说,VQ的典型形式是VQa中Q最实在的那一些现象。参见§2.2的讨论。

¹²1)-8)基本照录范方莲(1964),只在出处中添加了个别字以使篇目名称完整。

¹³¹³ 范方莲（1964）对近代和现代的 16 种著作的 160 万字（每种抽样 10 万字）进行了动词重叠出现频率的统计，共得动词重叠式 1601 个，其中数词为“二”、“几”等的动词重叠式有 30 个，不到 1601 的 2%。